

第 25 屆東華奇萊文學獎【短篇小說】評審評語

決審結果	首 獎〈 鴿 〉 評審獎〈 花與蟲 〉 推薦獎〈 帶小狗的女士 〉 推薦獎〈 東西記得帶走 〉 推薦獎〈 吃鹽的女人 〉
評審評語	〈 鴿 〉 這篇小說是極佳的自然寫實之作，作者出入父女關係，旁及其友輩，巧妙構架精細隱微的洋蔥層，觸之即淚。 文字上熟稔國台語切換，尤其台語文的優美是值得稱許之處，聲腔把握亦合宜。 以鴿為象徵的作品近年頗多，然而作者突出的新意是逸出一尾草繩般，那徘徊不去的餵鴿女子怎麼也趕不走，宛若恍惚的幽靈，巧妙勾連未竟之事，輻射出主角暗藏的心底話。 飛鴿未還，不明所以。人間不明的時刻太多，父親有憾，主角亦然，然而似幻的痛覺卻在作者妙筆下弭平。 期待未來能見到鴿群成林般的故事。 〈 花與蟲 〉 小說描寫孩童遭受家族成員性侵卻被忽視的創傷經驗，作者精確地捕捉了孩童對此事的認知和侷限，以生活周遭事物精心架構出主角內心模稜周折：花的摧殘蟲的癢刺，感受各有連結和隱喻；從卡通裡生出的勇氣，下一秒又被摧毀殆盡；空間和描摹不僅交代了場景和小孩的世界觀，也巧妙推進了敘事。然而，主角長大後該如何回望 / 回應這件事？停在原地或往前一步？這是小說作者可以選擇給予讀者的方向。

〈帶小狗的女士〉

第一人稱小說，看似坦然自陳，其實帶著先天陷阱。小說透過「我」，描述我與 T、我與前女友、我與 T 女友之間的關係，表面勾勒淡然日常，卻又彰顯情感皺褶。「我」一直躲藏陰影，暗中監控，試圖掌握對方一切，藉由抒情筆法巧妙抹除犯罪痕跡，不斷合理化自身行為，實際上，無非一位不折不扣的「恐怖情人」。

表面的正向情感，時刻洋溢負向特徵，如同底片與負片，是以，正與負，光與影，偷窺與被偷窺，深刻演繹愛與恐怖實為一體。作者以精湛技術，釋義情感複雜，推翻重寫的同時，鉤沉愛情的疊合箝制，誠為難得佳作。

〈東西記得帶走〉

以「遺肢」這種強烈象徵性的事物貫穿小說，本以為是反諷現代生活中「人是機器」生命被量化、零件化、現代社會人們幾近失去感受能力的生活。然而文字往更深處挖掘，情感並非不存在，連結和痛在小說中成為一體兩面的感受，藉由手臂、牽手、火車巧妙比喻連結的渴望，冰箱和火暗示情感冷熱反差。小說最特出轉折應是出現在鐵道直播的影片，遠行作為逃脫和想望的投射，猶如卡夫卡小說〈變形記〉裡主角日日張望的那扇窗。

〈吃鹽的女人〉

小說以極為細膩的筆法，描寫一位失智老婦搭乘火車回鄉，參與親人葬禮。嚴謹的思慮，縝密控制行文推進，在空白與填滿，在述說與沉默，在精簡與繁複之中，臻至高度精巧。作者巧妙掩蓋設計意圖，以豐富的人情填滿血肉，編織家庭網絡，完成度極高，絲毫不囿困文字與技術。

唯一建議，便是高度精巧，須以深刻思考予以支撐，同時，必須學習在精巧處鬆弛，如此方能達到另一種自然。作者具有強悍的基本功，徐緩有序，熟稔書寫技藝，假以時日必將完成大作，值得期待。

評 審

連明偉、陳育萱、謝凱特